

劉安婷

我心勇敢

成功是因擁有令人羨慕的成就嗎？
廿四歲就已世界趴趴走的劉安婷
要告訴我們付出和犧牲更能顯出成功的榮耀。

相當年輕就擁有非凡經歷和成就的劉安婷，是在一個爸爸是律師、媽媽是小學老師的家庭長大，培養出安婷這樣的天之驕女好似順理成章。然而安婷卻說爸媽是：「不准我讀書讀太晚，考試前會拉我出去玩，從小就教我學校不是生活的唯一。」完全與該有的虎爸、虎媽之稱大相逕庭。

童年大小事

升小學的暑假，家庭有了變故，因為經濟的考量，全家舉遷住進了窄小的公寓。那一年，安婷常常放學就到家附近的河邊玩水賞鳥，親近大自然，相當快樂、無憂無慮的日子讓安婷永生難忘，雖然爸媽在那一年比之前承受更多的壓力重擔，但孩子卻很開心。隔年就搬至台中外公外婆家，回到都會生活。

安婷從小就求好心切，尤其在課業成績上，彷彿那是一種肯定的代名詞，她說：「就像愛吃糖的小孩，會一直想吃，我也不斷想得到大人的肯定，當我得不到時，自我形象就不斷摔落；但媽媽常常引導我的目光去注視功課以外的事，用各種方法想挑起我一個孩子該有的好奇心、想像力。」

十一歲時，家裡原本計劃舉家去美國探望阿姨，出國前兩天媽媽發現腋下有硬塊，前往醫院急診後確知是乳癌，於是行程取消。接著就是開刀、化療的過程，安婷看見剃了光頭的媽媽，心中相當不安恐懼，想到弟弟還小，勉強自己假作堅強。外婆那時帶著教會的弟兄姊妹持續性地探望媽媽，為她禱告直到化療結束，媽媽也因而走進教會，受洗成為基督徒。不過，安婷卻說：「我很生氣，我覺得媽媽在最虛弱的時候被利用、被洗腦，這些人怎麼可以趁這時候來傳教，我覺得很過分，所以媽媽怎麼邀我去教會，我都不願意去，因為覺得這些人的心機很重。」

播出時間：10/16(四)21:00

撰文◎莊恩慈 攝影◎賴竹山、沈效德



▲全家參加安婷的畢業典禮，由左至右：爸爸、安婷、媽媽、弟弟



同儕排擠求告神

成績一路長紅的安婷，就算進入有升學壓力的國中階段，也一點都難不倒她。她經常段考完，在位子上拿著八科的考卷數著有幾科拿到一百，這樣的動作引來同學的忌恨，因常在應付考試時有求於她，也只能敢怒不敢言，然而很多同學都不願把她當朋友。安婷說：「國一下學期開學那天，我們班五十六個人，其他五十五個人同時跟我說，她們不想和我做朋友。」對一個注重同儕的青少年來說，這簡直是晴天霹靂，安婷受到打擊，成績一落千丈。每天面對被所有人排擠的學校生活，無人可以說話，也不願讓爸媽知道，總是回到家躲在房間大哭。

最後安婷只能來尋找耶穌，試著與祂對話，五味雜陳的心才得著紓解。學期結束，帶頭排擠她的同學竟然信主了，一天走到安婷面前，請求她的饒恕。安婷自己也回憶說：「我覺得在那一整個學期神調整我很多，之前我覺得自己如同刺蝟，別人也不想靠近我，但那半年是個很緩慢、很痛的拔刺的過程，雖然很痛，但終究變得比較柔軟，大家能親近的人。」

安婷從低谷爬了出來，成績又恢復過去的實力，而且不斷締造佳績，不

一樣的是她開始分享自己豐富的上課筆記，也願意當個小老師，常常教同學功課，因為一遍遍的解說，讓她在課業上更精進。她說：「我非常非常感謝神，讓我經歷那個谷底，之後我才開始真實地說自己是基督徒。」

艱苦的出國之路

高一暑假有機會到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學習，開啟了安婷知識的眼界，她發現原來學習可以這麼開放、自由，和台灣的教育體制如此不同。掙扎了一年，安婷決定大學之路要走向美國，這個決定下得有點晚，所以那時白天忙著台灣的學測，晚上進修留學生的各樣考試，還要申請一堆文件、找尋有力的推薦人，忙到一天只能睡兩三個鐘頭。

高三那年知道自己獲得推甄上台大，卻還不知道美國的學校有無著落。父母在禱告中有平安，也因著安婷每天的靈修、守主日，他們全心仰望神，抓住神要給安婷最好的應許。她說：「原先我以為哥倫比亞大學能錄取我已經很好了，但沒想到普林斯頓大學也給我資格和全額的獎學金，我只能跪下跟神說，太不可思議了！如果以

機率來算，能上這些學校的比例幾乎是零，而且還能拿到全額的獎學金，我知道這不是用人的努力可以爭取來的。」

當時報章雜誌也爭相報導這則光耀國門的新聞，安婷頂著榜首的光環走進普林斯頓，這條眾人都看好的康莊大道，在沒人看見的背後，安婷卻付上了極大的代價。英文寫作課上，教授要求每週上傳五頁的寫作報告至匿名平台，接受同學的評論，別人很輕易地交報告前一晚就能完成，安婷往往要花一週的時間做，也常被批得體無完膚，還有人質疑她是怎麼進入普林斯頓的門檻。因著難處與神有了更多的摔角和對話，神漸漸調整了她的心。

周遊多國學人生

大三那年她選擇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科系，有較多的機會去國外走動。有一年在柬埔寨尋找論文材料，她對一個嘟嘟車司機感到好奇，對話之後她體會到：不是擁有各種優勢的環境才能微笑，而是當你開始微笑了，就擁有了生活的條件。安婷也遇見去過世界很多國家的一個瑞士男子，卻每早帶著不同的女人走出飯店電梯。兩個不同的人對比之下，她瞭解到：「世



▲迦納



▲海地



▲普林斯頓大學公共及國際政策學系畢業證書



▲畢業論文得到全學院的首獎

界的寬闊視野不是因為去過許多國家，而是即使只能待在一個地方，卻用心體會人生每個層面，那才是真正的心胸寬闊。」

她的畢業論文後來得到全學院的首獎，安婷相當訝異，被嗤之以鼻的英作報告，到畢業前夕得到這個殊榮，她很感謝上帝在她身上成就如此大的工作，也越來越深體會神的信實慈愛。

常有機會成為志工去到其他國家，安婷累積了許多一般人沒有的經歷，也體驗了許多不同的人生。像在迦納成為小學老師，看到教育環境在那地方的艱困，資源也相當缺乏，但她用心與每個孩子建立關係，盡己所能在有限的年日，挑旺、鼓勵孩子。在海地大地震後，她隨著一個牧師進入災區，所有教育制度和階級瓦解，學生年齡和層次不一，但安婷看見書本和課程變成當地人跳脫苦難的暫時避風港，更感受到學習的美好，她也在課餘進入學生的生活，聽了很多苦難中的故事，開啟她更多人生視野。一個牧師在地震的第一時間為了搶救女兒，在簡陋設備的醫療站等待手術，雖然在一片失望中，他仍唱起了詩歌，帶動病患也一起讚美神。那個牧師對她說了一番話，讓她更多思考，自己要選擇去愛那個送禮物的神，而不是愛祂送的禮物。焦點不同，經歷苦難的領受就不一樣。

放棄夢想的恩典之路

畢業後，安婷有機會進入一間管理完整、福利厚實、薪資優渥的顧問公



▲報章雜誌爭相報導安婷的事蹟

司，擁有到世界各地視察的機會。如此年輕，人生卻已走到一個安穩的地步，然而安婷並不以此為足。因為她的眼界被打開，在台灣的父母投入偏鄉教育，讓她看見台灣教育的不平衡，尤其是偏鄉地區的孩子無法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和師資，讓她的心為此不安，也在思考未來走向。

在此同時，安婷有機會接觸到美國 Teach for America 機構，這機構成立已廿五年，他們實地了解師資缺乏的問題，盡而解決問題——結合師資、提供資源、支持系統。安婷與台灣教育人士分享這寶貴的資訊，但在台灣卻沒有人能負責這樣的一個連結網絡，他們將這個挑戰留給安婷。對安婷而言，過去她努力織夢、逐夢，好不容易正在享受夢想實現的成果，要放下這一切回台真的不容易。但經過一些事和

禱告得到的應證，她終於放棄美國高薪的工作，選擇回到台灣投身偏鄉教育，創辦了 Teach for Taiwan，開始這個前所未有的新目標；毫無經驗和前例可循，然而安婷說：「一路上走來，總是在我絕望以為是終點的時候，對的人和對的資源就會出現在我面前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條恩典之路。」

安婷認為連自己如此軟弱、破碎的人，都能被神使用，經歷神這麼多、這麼大的奇妙恩典，相信神對每個人都有其美好的心意，只要能對神說「我願意」。



▲ Teach for Taiwan 的夥伴們。



【晶玉採訪後記】

這個世界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、資源分配不均、階級造成不公不義，越來越嚴重，相信這不是上帝願意看到的。為甚麼安婷願意走這條路？應該就是上帝給她的勇氣，希望會傳染，勇氣也會被傳染。在台灣的學生好像看不見未來，很多年輕人想發揮自己的影響力，卻困在「窮忙」的環境中，其實真的不要等到條件都有了才跨出去，當我們先跨出去時，環境就會為我們開路。

李晶玉